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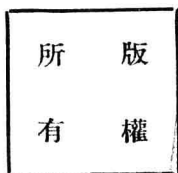
睇 凝

贈 攝 芙 錄 徐

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出版

芳菲錄

定價大洋八角



著者

吳門 顧明道

出版者

鴻記書社

代銷處

大星書局

分銷處

各埠各大書店

總發行所

四馬路中西大藥房對面太和坊內

鴻記書社

孫序

作小說難，作言情小說更難。因為在言情小說裏面所描寫的，完全是兩性間的愛情；你想，人世間最廣泛的是情；最熱烈的也是情；最真摯的也是情；最神秘的也是情；最神聖的也是情；最純潔的也是情；那麼，情之一字，無論甚麼事物，再沒有比他更偉大的了！如果沒有情，是成不了甚麼人生，也成不了甚麼宇宙，情是怎樣地超越着人世間底一切呀！所以勃朗寧曾經說過這一類的話：『從幾世間的無謂紛擾，無益掙扎而得的勝利，光榮，黃金，一切，都可以葬送；祇有戀愛是至上至善的……』從可知愛情這一回事，確實是含蓄着最大的人生的意義了！唯其有這般的意義，因此在著筆的時候，就要感覺到非常的艱難了！近時海

上的文壇，以善寫言情小說的作家，除了周瘦鵑先生以外，其後怕就是顧明道先生吧，我雖不會認識其人，却知道他是一個富於情感的學者；前曾閱過他所著的啼鵲錄的正續集，其描寫的婉轉有致，實令人有擊案嘆賞之概！今又由從弟雪聰見示顧君所著的芳菲錄，捧讀既竟，覺得這個作品，在字裏行間，隱隱地流露着無限的悱惻，無限的纏綿，確是一部很有價值的言情小說！不是素心人，怎能描寫得這般的細膩動人呢？我知道這書一出，「洛陽紙貴」，自受一般青年的極端的歡迎了。我因愛讀其作品，所以略寫這幾句話，爲愛讀愛情小說者作忠實的介紹吧！

孫雪颿

一九，五，二四，寫於雙雪廬。

程序

六七年前。同社諸子。星聚吳門。朝夕晤言。把酒論文。感情既孚。歡洽逾常。迄今追思。已成陳迹。殊令人低徊不置。時民哀編世界小報。馳書索文。予曾與諸文友相戲。偶撰「星謎」一篇歸之。社友若干人。各繫一謎。而以「兒女英雄」四字射顧君明道。諸文友爭相猜測。卒無中者。蓋以顧君爲人瀟灑文弱。又微病足。初無莽男子態。故皆不敢以「英雄」二字擬之。殊不知予之謎面。乃就其作品著想。顧君善作言情及武俠。則「兒女英雄」之句。寧不相稱。迨此謎揭曉。諸友又莫不稱善。今顧君又成新作「芳菲錄」說集。中皆寫情之作。余念顧君於言情作品。夙擅勝場。六七年前已蜚聲海內。今此作品又何俟余之喋喋詞費。爰撫拾往事。聊以誌友好星散之感云。

民國十九年春月程小青繭翁氏序於吳門繭廬

范序

抒寫男女間愛情的小說，是負有引情場人物到正軌上的使命，所以牠的價值，在其他作品之上。近幾年來，我國的出版界，發行這一類的小說，雖有雨後春筍的樣兒，但是大多忘掉了作品應負的使命，專事描寫性的方面，絕少揭示愛的真諦。指導愛的路徑，描寫純潔的戀愛的，因此減少了愛情小說固有的價值，並且給許多讀者以很重大的禍害。前天我接到顧明道先生一封信，知道他正從事編著「芳菲錄」，將付剞劂，我覺得很是歡忻，因為我相信明道先生是一個有道德的文學家，他的言情作品，一定是很光明的，是很純潔的，如果出版之後，可以打倒一般性的作品，而提高愛情小說的價值不少哩。

范菊高

四，一四。

短篇
說集

芳菲錄目次

目

妬與愛……………一——六〇

不結婚的戀愛……………一——二四

錄

吃父親的喜酒……………一——八

春宵……………一——六

二十四小時的離婚……………一——一八

母親的快樂……………一——一六

理想之妻……………一——八

白蓮花……………一——〇

噩耗……………一——五

行再相見……………一——二



妬與愛

(上)

一 鉤涼月。高懸在天空。如美人淡掃蛾眉。清麗無比。淡淡的白雲。似輕烟般。在月下掠過。那月兒籠着輕綃霧縠。更顯得綽約可愛了。銀光下照大地。一片清涼。樹影在地上斑斑駁駁。只要微風吹動。便搖曳不停。於是這個秋之夜。多麼恬靜。多麼清澹。一切的景色沉醉在月光裏。見得自然界的美了。此時遠遠地有一對青年男女。踐着地下綠褥也似的芳草。並肩走來。銀色的月光。映在二人臉上。眉目如畫。更見可愛。那女的穿着一件石青色嗶嘰旗袍。足上白色長統絲襪。

踏着黑色高跟革履。走在草地上。聲音自然很是微細。但那男子的脚步走得很勻。如合節拍。頭上短髮披到頸後。御着一條白絲巾。在月光下望去。宛如一條玉帶。一個鵝蛋圓的面孔。眼波眉黛。沒一處不生得嬌媚可人。而柳腰一捻。更是纖麗。手裏還挾着一本小冊子。那男的穿一身西裝。眉清目秀。斯文得很。兩人且走且說。聲音很細。使遠處的人聽不出他們說什麼話。好在這是一個靜寂的秋夜。在這廣大的校園裏。除掉他們兩人更沒有第三者了。兩人抬頭望着天邊的明月。一陣陣的涼快的秋風吹來。白絲巾便微微飄着。鼻管中還聞着幽靜的花香。花香中似乎又有些粉香。遠遠地又瞧見東邊一排洋樓。一盞盞的電燈如明星般亮着。隱隱有些琅琅的讀書聲。兩人走到一株大槐樹下。恰巧有一隻長椅。遂一同輕輕地坐下。月光從疏朗的枝葉中漏下來。映在二人身上。好似一個個

小銀圈兒蕩漾不停。遠處又有丁丁東東的鋼琴聲。風送前來。悠揚宛轉。足以激動人的心弦。無論是誰。若處身在這個美妙的幽靜的環境裏頭。他的心總要沉醉在自然的美中了。

白門大學在石頭城邊是很負盛名的學校。而徐俊是白門大學裏很有聲譽的學生。自從在去年秋季江南大學演講競賽會得到第一名榮獎後。徐俊兩個字大名。在南京學生界裏無人不知了。實在他的文學和美術兩項。已得到高深的程度。相當的價值。斷非一般時髦學子妄竊聲名的所能望其項背。校中的同學和教授。都對他讚美。羨慕和景仰。許為將來有用的人才。而徐俊自己也淬厲奮發。不厭不倦。向成功的路上追求。校刊社、戲劇社、文藝社、演講會、青年會、種種校中學生的組織。都要他加入。而且是很負責任的。好似不論一個會或是社

的裏面。若沒有徐俊一份子的參加。便要減少精神。減少興味。除此以外。他又很會攝影。有精細的研究。審美的觀念。所以他的同學都勸着他去代他們攝影。或作速寫畫。好似他有一種魔力。自然而然的可以吸引人家的。尤其是一般異性的同學。對於徐俊。人人芳心中都不知不覺的起了敬愛之心。因為徐俊不但才學優美。道德高尚。而他的豐姿和態度。又是清秀。又是溫文爾雅。翩翩然不愧是。一個擅長美術的好青年。因此徐俊在全校裏有一個別號。就是美少年。人家一提起美少年。便知是徐俊了。像這樣的優美人物。自足以顛倒一切異性的同學。為男同學中的明星。可是徐俊却潔身自愛。沒有一些黏惹。雖有許多女同學和他接近。和他廝纏。竟有寫信給他。願為好友的。他却始終不即不離。處之淡然。有許多同學也很奇異他的為人。有時在課餘之暇。綠陰之下。席地談天。講起戀愛。

問題來。大家以爲愛情這個東西。一觸卽發。有彈力性的。但其性一過。愛情自會漸漸懈弛而歸於漸滅。世上有許多情死的青年男女。他們正在彈力性豐富的時候。雙方的情感十分熱烈。異常濃厚。不幸而一旦發生重大的挫折和破壞。足夠制他們愛情的死命的。便要生出絕大的痛苦。使他們的神經甚至也要失常。初時未嘗不思抵抗。後來勇氣銷滅。充滿着失望和悲傷。不得已而趨於第三條路。便是情死。往往有許多失敗的情侶。相偕着投海服毒。以及種種的自殺。世間的人都同聲太息。引爲情場悲慘的事。情天缺陷。是古今第一大憾。却不知那些青年在他們愛情熱烈的時候。假使情海不波。如願以償。所謂有情的成了眷屬。後等到彈力性懈弛時。雙方自會不期而然的發見各人的短處和不滿的情形。樂趣也會減少了。見面時也許沒有話可以講了。有的中道仳離。有的一生隱痛。

所以有人說戀愛是一時的衝動。不可常的。熱烈的感情祇適合於暫時。斷不會永久的。什麼鴻案齊眉。百年偕老等語。都是古人欺世罷了。徐俊却很贊成這些話。他說道。愛情是神聖的。純潔的。愛情也是恆久的。不過世人所用的愛情。都是輕浮的。假托的。所謂一時的衝動。卽就是慾。慾與情是兩樣東西。不可不辨。你們眼光裏祇看見那些性慾衝動的。自然有這種議論了。性慾衝動當然是一時的。安能望其永久維持。根本上已是不對。若是有真正的純摯的戀愛。兩心相印。兩情相洽。其間一些沒有隙縫。所謂『君當作磐石。妾當作蒲葦。蒲葦紐如絲。磐石無轉移。』任何阻力不能撓折。形體方面縱然受有極大的打擊而破壞。但是精神方面始終固結而不解。天荒地老。海枯石爛。此情總是不可變易的。這纔是至情。亘日月。泣鬼神。放之則彌六合。捲之則藏於密。徐俊說到這裏。衆人都拍手。

笑起來道。好一個至情的人。發揮情的真諦來了。但是我們不明白你爲什麼至今還沒有一個戀人。難道你所說的真正的純摯的愛。還是藏於密麼。徐俊搖頭道。曲高和寡。落落難合。知友也不易得到。何況……衆人笑道。何況什麼呢。徐俊默然不語。這是以前的一回事。因此衆人也知道他是藏着豐富的愛情。而不願濫用的。並非抱着獨身主義的唱高調了。在春季學期中。校裏忽然來了一位新生。大家注目。新生來的很多。何以這一位新生偏能使得一般人注意呢。原來是一位女性。而又插入大學三年級。已足使一般同學驚異。況且伊又生得丰姿美麗。態度婀娜。真是綺年玉貌。璧月瓊枝。在全校女性的同學裏頭。可稱得起天字第一號了。三年級一共有三十二人。內中祇有兩位女生。一個姓朱的。是徐州邳縣人。身軀肥胖得很。好似一隻母豬。面上生得不少疙瘡。人家見了伊這副尊容。

都要如尹邢避面。不願相見。背後題着一個綽號。叫做母夜叉。一個姓馮的。年紀已近三十歲。和姓朱的恰巧相反。十分清瘦。一副狹長的臉。常常慘白得毫無血色。好似有病的。每日隨衆上課。埋首讀書。和別人沒有來往。也不喜多說話。難得見伊面上有笑容的。有人知道伊身世的。說伊已是寡婦了。因爲死了丈夫。纔出外讀書。努力求學。爲將來自立計。大家又起了一個別號。叫做小孤孀。試想三年級裏一共有三十二位學生。祇有兩個女生。在調和上已是很感缺乏的了。而這兩個女生的雅號。一個是母夜叉。一個是小孤孀。其不受人歡迎。可想而知了。現在來了這位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女生。端的能使三十位異性同學。一齊拜倒石榴裙下。非常的有興味。伊姓范。芳名湘雲。是吳王臺畔人氏。據說從吳門大學裏轉學來的。才學很好。工詩善畫。大家又代伊起了一個別號。叫做安琪兒。這三

個字何等優美而雅馴。聽在耳朵裏。不期而然的會起了美感。於是同學們談話的資料中。又平添安琪兒三字了。

湘雲的坐位恰巧和徐俊相並。徐俊在上課時。鼻子裏時常嗅得一種玫瑰的香氣。有時無意中偶然抬頭。却有一雙美目正對他凝視着。曼妙的目光射到他的眼裏。好似有強有力的電。把他吸住。使他心神飛越。雖然沒有一種勇氣。作劉楨的平視。向伊人儘瞧。可是不由他不偷偷兒的看一看。等到他鼓勵着勇氣再瞧時。伊却低倒頭在那裏寫字了。蜷曲的雲髮垂在頸後。鬢邊微風吹着。向外邊飄飄而動。又似乎那些一根根的青絲都化作情絲。要纏縛住世間一切有情的人。高傲的狷介的徐俊。到這時他的心已軟化三分了。一天課後。他和一個同學打了一刻網球。覺得有些力乏。遂到體育場東隅柳陰之下。坐着休息。忽聽背